

留恋果

薛尔康



薛尔康

留恋

果

责任编辑：陈先法
装帧设计：陆震伟

留 恋 果

薛 尔 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树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375 插页 6 字数 88,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00 册

书号：10078·3660 定价：1.1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的又一本新作，共收散文十三篇。

在作者清隽、俊逸的笔触下，既有江南水乡的湖光山色，又有西双版纳的风俗民情；既有北国京华的景致，又有生活中的普通事物和现象……大多立意深邃，结构巧妙，情思悠远；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作者对生活和自然的纤细而晶莹的美的感受和热爱。

这些作品，如同作者用箫笛吹奏出的一支支优美的抒情曲，动人心弦，耐人回味。

· 目 录 ·

烛	1
雪之魂	5
小河边的那棵枫杨	10
刷香小记	17
唱给兰花草的歌	22
一滴泉	25
聪明求	30
琅琊榆	37
潺潺流泉边	40
马山杨梅	46
鸳鸯岛	50
两棵古银杏	57
卖花女	64
太湖船菜醉客心	70
从八达岭到老龙头	73

秋夜的枣树	81
北京植物园览奇	89
蓝天的奏鸣	92
石林湖边	101
撒尼大三弦	108
贝比玛	112
撒尼村寨酒香浓	118
彝乡小镇	122
留恋果	127
竹楼风情	136
澜沧江随笔	146
西双版纳的奇草异木	155
归来吧，大象	161
绿宝石之歌	170
版纳竹青青	176
密密的橡胶林	183
美哉，筒裙	187
水的女儿	194



烛

晾衣竿从阳台上不住地被刮落。“砰！”谁家的花盆栽落在我楼底。电灯一闪，熄灭了。

我的故事，还有我，被窘困在窒人的黑暗里。惶惶然，不知所从。时钟敲响八点，才八点！钟镇静地走着，我的生命恰似戛然而止。

可诅咒的风雨之夜！

有人叩门。

“烛，给你。”邻居举着烛。同楼一年半，只知道他姓张，他的援助出乎意外，我推辞着。此时，对于新村内每个张皇失措的家庭，烛显得异常的宝贵。

他好似完全懂得我，说：“你用得着的。”

摇曳的烛光映着他的脸，温厚的面容在明暗中现出坚毅的线条，如他随和的口吻深蕴着执拗。于是，他驮着烛光的项背消失在楼梯的转角处。

烛，在书桌上燃着，是一支储藏了很久的白烛。我惊奇它的光度，只不过一指粗罢，却生气勃勃，照得四壁生辉。我的故事重新流动起来，和谐着融融的烛光。

烛焰直苗苗的，十分安详，安详中包含着炽烈与躁动，形成极富情韵的静态美，与我的心情相通。我与他相处得确很淡漠，他住底楼，与我隔一层多孔板，我上楼毋需从他门前经过，他压根儿未上过楼。有时相遇，也很少说话，点头一笑而已。回想起来，他的笑容近于烛光给人的感觉。

听说他是工程师，一回家忙烧饭，料理两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妻子从城市那端的纺织厂倦怠地归来时，天都近黑了，四十大几，儿女尚幼，想必他有过不幸和坎坷。他将宝贵的光作为赠与，使我觉着不仅是我国传统中一般的邻里相助。他理解我的事业，或许还笃信我能获得成功，乘着风雨偶然到来的烛，似在委婉地披露。

对于一个追求者来说，没有比得到周围人群的体谅更值得庆幸，更能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的了。我心里满溢着感激。

窗外漆黑如墨，风雨在建筑物的间距间怒舞狂啸。烛，渲染出斗室新鲜、温暖的氛围，火光将瓷筒里的笔放大了投在白壁上，有意要给人什么启迪。我屡屡不可抑制地向烛凝视，烛芯向四围辐射无数条细亮的金线，辐射面上几圈光弧若隐若现，纷呈着红、黄、紫、蓝的色彩，如同梦中的花朵。我第一次发现烛花是这般美丽，又这般陌生。陌生事物的美是要用心去发现的。在多孔板下面，他在怎样度风雨夜呢？……

有人叩门。一下两下，叩得很拘谨。

“这支烛也给你。”黑暗中，他说：“我点了些时间，发觉烛的寿命只有三小时，一支烛你是不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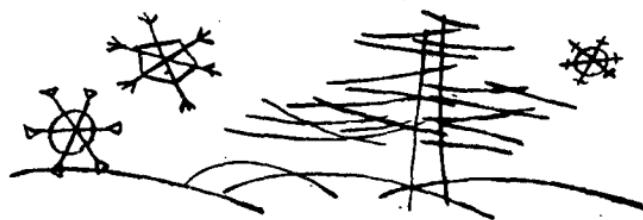
我愣愣怔怔，正欲说什么，他已去了。他因何了解我每夜苦熬的钟点？是从窗户里投到他家院墙上的灯光告诉他的罢！长久来，他关注这片惨淡的、倔强的、宁谧的灯光，是恻隐？祝愿？他也睡得很迟么？！

烛焰直苗苗的，依然呈现着极富情韵的静

态美，仿佛适才什么也未发生，仿佛在示意它是来得那么自然。他给予我的忠厚长者的关怀，唤起记忆中母亲的细致……烛泪涟涟，在我模糊了的双瞳中，面前的烛衍散出许多支来，使我想起许多可亲可敬的人……

半晌，停笔再看烛，梦似的花朵不见了，它兀自燃着，就象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奇光异彩，那么质朴，那么沉默。我想：只要是烛，总会这么燃着。





雪之魂

翩翩翻翻，洋洋洒洒，雪花满天飞。

雪花摩挲着双颊，飘落在襟前，消融在颈项里，那冰冷是甜蜜的。我升起一股莫名的欢喜，象儿时那样，向着飞雪欢呼。因了雪，我窥见自己的童心还没有泯灭！

这是下在岁初的腊月雪。我伸出手掌，迎接来自天上的使者，各色各样六出的小花朵：精致、纯洁、富有灵性。植物界不会有如此瑰丽的花朵。是唯恐赭色的大地落寞，你才喜气洋洋前来，还是为新岁的莅临举行隆重的礼仪，铺散一地的小花屑儿？

于是，腊梅花、枇杷花凌寒而开，空气中荡漾着芬芳，仿佛是你吐出的清香！

在严冬中蜷缩的，不再蜷缩了。凡是草木都有花朵绽放，你看那遍地的松、柏、杉、榉不都有满树的银花么？银装素裹的世界多么壮观！人们不再无故地埋怨寒冬了，开始感到它的丰富和深奥。

雪花在天穹里轻轻地舞蹈，从它的舞步中我聆听到冬的歌谣……

二

雪覆盖了大地。

只有那些朝阳和夕阳照射不到的、春风和朔风吹临不到的角落，才没有积雪。没有积雪的所在是没有生机的所在。那些不对冬雪动情的人们也一样可悲。雪花染白了我的须眉，我的心却似一湖春水。心湖因飘落的雪而清澄，而温馨。

在飞雪中，我感到温暖，犹如在襁褓中憨笑的孩子，犹如在坚硬的冻土下醒着的草根；尽管雪预示着严冬的开始。

风雪里，无畏地行走着那么多人，没有谁在檐下躲避，也很少撑着雨伞。人们乐于接受雪的洗礼。因为雪的严峻，思维格外清醒。一切生命在雪的沐浴下复苏。于是，寒冬里才不会有昏睡，不会有荒唐的梦，只有冷静的思索和憧憬。当阳光足以使冰雪消融的时刻，早春不就降临了吗？溶溶的雪水不就是勃发活力的甘霖吗？大地上到处是亮晶晶的小溪流，无言的雪此刻借江河迸发由衷的笑声。世上没有不凋的花朵，不妨说飞扬的雪花是早发的报春花。

是的，冬天是理性的季节，也是生机蓬勃的季节，它的活力是内向的，蕴积着的，不然，天地间怎会有冬春的交替？花木怎会有争荣斗艳的激情？

到风雪中去吧，加入雪花的舞蹈吧，你会得到更多的启迪。

三

大雪纷飞的天穹是晦暗的、沉郁的。晦暗也罢，沉郁也罢，阳光和云彩这时都失去了意义。君不见：人间因为雪的映照分外地光辉灿

烂，晶莹透澈；那怕入夜，也是明晃晃一片，恍若满地的月光。如果说这是雪的作为，不如说是纯洁创造的奇迹。

难道有什么比雪更洁白？洁白使一切色彩显露出本色：松柏更苍翠，红梅更秾丽，而平日被人们誉为“雪白”的——雪白的墙壁，雪白的丝巾，雪白的鸽子，原来并非雪白，都掺和着浅灰、鹅黄或别的颜色！

一切虚伪作假，都会在雪的洁白前羞惭。

下雪天是美的，雪后晴天尤其壮美。湖山间多姿的雪景令人留连忘返。但人们的瞳仁却又接受不了雪的刺激。我们何故不能习惯这纯洁之光？

是大千世界雪一般的纯洁太少了的缘故么？我由此感到雪的可贵！

四

假如冬天没有雪，就象春天没有繁花，夏天没有浓荫，秋天没有果实，冬天便不是真实的冬天。“瑞雪兆丰年”，雪花是为人间的吉祥和兴旺而欢舞着的啊！

雪愈下愈稠……

我在雪的莽原上举足，吱嘎吱嘎，是我沉重的脚步。雪掩埋了踩出的脚印，就让它们被掩埋吧。对于来路的记忆，只需珍藏在跋涉者的心头。过去了的欢乐，痛苦，成功，沮丧，都已不复存在，我需要的只是勇敢地前行。前方的路被厚雪覆盖，哪是路基，哪是沟壑，哪儿有坎坷，哪儿是坦途，雪不会告诉我，然而，这才是人生的路！于是，我有了探索的乐趣，有了更多的路，新的路，也许还有捷径！

在雪的莽原上，我踩出的脚印那么清晰，那么深沉！在人生的旅程中，假如留下的都是这种足迹，我便永无遗憾了。

我在无边无际的雪的莽原上前行。视野里，除却洁白的雪，雪的洁白，没有别的色彩。

新年伊始，每个人面前不都是一片空白么？谁需要色彩，自己去描摹；谁需要诗意，自己去寻求，春色在雪原的尽头期待。

我感谢雪的启示，雪地上的足迹是我赠与它的热吻……



小河边的那棵枫杨……

童年时，家门前的小河边有一棵枫杨树。树，我是很爱的，唯独不爱这棵枫杨。

这是一棵古树，老人们也说不上它已活了多少年。树表嶙峋，枝干苍劲，盘曲的根系从地面上，从石驳岸的隙缝中伸出来，显得古朴而又神秘。它得要五六个孩子手拉着手才能合抱，一个结节有脚盆那般大，而且高得顶天立地。仰首望它的时候，满天的阳光会灼痛眼睛，叫你头晕目眩。在童年生活里，这棵枫杨树实在没给我们什么乐趣，它不象小河边长着的飘飘袅袅的垂柳，一到春天，折下翠绿的柔条，编一顶柳冠，戴在头上是很神气的；它不象那些小街上探出围墙来的杏树、玉兰树、海棠树，有很美、很香

的花果，把行人逗引得不忍离去；也不象我家小院里的枣树，虽然细瘦得比我的腿肚壮不了多少，但每至初秋时节，枝丫间缀满了白枣，一阵风吹过，熟透了的泛出赭红色的枣子纷纷地落下来，又脆又甜，比蜜饯还好吃。枫杨树甚至没有给我们一点阴凉，它的躯干是向小河倾斜的，到了河面上才向天空直耸，把一天浓荫投给了悠悠的流水，过往的船只都爱在枫杨树下系缆歇息，但那与我们孩子有什么相干？

由于它十分粗壮，倒是捉迷藏的好所在。然而，那是非常危险的，蒙着眼睛瞎摸，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河去，大人们都以最严厉的手段禁止我们做这种游戏。不过，趁放学归来，路过枫杨树下，我们禁不住要偷偷玩上一会儿。为了不致掉下河去，相约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凡是参加捉迷藏的人，手都得碰着枫杨树，谁要是离了，就得做熊瞎子。于是，捉迷藏时，绕着树身转，枫杨树皴裂粗糙的树皮常常把胳膊、膝盖擦破，划出一道道血痕；回到家去，大人以为在外面打架，训斥一顿，那也无法解释，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了。

哪个勇敢的孩子不会爬树？只有爬得最高